

她已經三個月沒有好好睡覺了。

新家有很多蟲，一種背上有一個人眼紋路的黑蟲。她打掃了衣櫃、廚房櫥櫃、丟掉了雙人床墊、拆解了床架和沙發，以為從此可以平靜度日，但它們像是受過游擊隊訓練似的，總在精神剛剛放鬆的那一刻，再度出擊。

正專心炒菜，忽然看見爐子邊有一隻黑蟲望著她；夜半內急醒來，經過廚房，看見地板上有四隻黑蟲，像是朝聖似的，朝向她忘記收進冰箱的稀飯；一天早晨，才開了風扇，就聽見「喀」一聲，走近一瞧，一隻斷腳的黑蟲掉在了地板上。讓人崩潰的，是那晚準備沖澡，全身赤裸跨進浴缸，浴簾一拉上，一隻健壯的黑蟲就跳入眼前在她的腳邊。

前房客是一對美國情侶，是瑜伽老師，養了一隻台灣土狗。看房子的時候，這隻溫馴的黑狗也跟著她走來走去。乍看房子保養得還不錯。所有的傢俱都來自IKEA，房間就像是IKEA的樣品屋，簡潔乾淨。除了玄關、廚房和浴室，屋子的地板都鋪上溫潤的棕色木頭地板。

廚房的設計仿歐式，位於屋子的中心，格局方正，採半開放，與餐廳隔有吧台。流理台沿牆呈U字型，兩邊的台上都有懸空木櫃，而流理台下的櫥櫃也是木製。廚房上下有許多的收納空間。

她搬進這間屋子是六月，氣候即入炎夏。前一年，她高雄、台北來來回回搬遷了六次，工作換了六次，日子過得很不安穩。好不容易終於找定了工作，輾轉得知了山上有間房子正在出租。儘管當時走進了主臥房和廚房，隱約感受到一絲不祥，但屋主除了接待她看屋，還同時接待了另一位男士，在競爭的心態下，她擔心被搶先一步，於是趁那位男士還在猶豫，就立刻簽下了合約。

當她來來回回的搬入家當，入住時已是晚上，這才發現客廳的燈都壞了，臥房的燈能亮，但雙人床上的被單一掀開，床單中央一片黃漬，並且裂撕了幾條大洞。衣櫃打開，裡面堆滿了雜物，一箱塞滿了十幾個的瑜伽墊，上頭疊了一個佈滿灰塵的吸塵器，和不知是何作

用的鐵架。當晚洗了衣服，洗衣機像是剛洗過一桶灰塵似的，洗了的衣服沾有霉綠色的小碎屑和狗毛。

房子在山裡，房間窗外是一片長在坡上的樹林。她站在房間裡，聽得見窗外傳來風吹樹林的聲響。很安靜。前房客把所有的傢俱都留了下來。當時她算了算傢俱的二手價，包了一個大紅包給他們，暗自得意省了一筆採購傢俱的費用。現在他們走了。才發現留下了的是一屋不堪的傢俱，和整屋子的黑狗氣味。

然而前房客留下的，還有許多長相怪異的黑蟲。她第一次看見它們，是隔天清理房子的時候。

她首先整理臥室，木櫃是鑲嵌在牆上，背面、頂部和底端分別相連在牆面、天花板和地板，和廚房的吧台、收納木櫃、玄關鞋櫃一樣，都是房子裝潢時，和屋子的牆相黏接合在一起。木材吸溼，在潮溼又炎熱的地方，與牆相接的部份容易腐壞，再加上隨著氣候熱脹冷縮和地震，時間久了，即使木工當初在接合處塗上矽氧樹脂，木櫃和相接的牆面之間還是會裂縫。

她一打開房間的木櫃，一股夾雜木頭與水氣的腐味撲鼻而來，那股溼，似乎能把木櫃擰出大把的水。她先將疊在十幾網瑜伽墊上的吸塵器和鐵架搬出，接著低身彎腰兩手擒住塞滿瑜伽墊的紙箱兩端，才一挪動，她似乎感覺到腳底下的地板傳來一陣騷動。屋子像是抖了一下，然後打了個噴涕似的，窗外吹過一陣大風，樹葉翻飛的聲響如下一場暴風雨。箱子十分沉重，她使勁地拉，就在即將拉出櫃子的那一剎那，她看見數十隻人的眼睛從櫃子的深處驚竄出來。那十多隻人眼，布滿血絲，反射了從窗戶映入的太陽光，目光炯炯，各自竄爬四散，驚恐地盯著她看。

太嚇人了！她立刻放下箱子，放聲尖叫。甫定心神，再往那十多隻眼睛瞧，這才發現那不是人眼，而是背上紋有人類眼睛的肥胖黑蟲。有的翅膀一張開，背上的眼睛立刻成了睜得圓圓的銅鈴大眼。她忽然湧起怒意和勇氣，捲起一旁的雜誌成筒狀，一邊嘶吼，一邊就赤腳跨入木櫃，惡狠地往那十多隻驚嚇四竄的黑蟲拍打。但黑蟲的

數量實在太多了，拍打的速度跟不上它們奔竄的速度，就在她一邊變換拍打的姿勢，一邊後退攻擊向外逃跑的黑蟲時，踢撞了一旁的吸塵器。她忽然靈機一動，插入吸塵器電源，拔掉吸塵扁頭，露出黑色塑膠長管的圓孔，開關一按，吸塵器發出轟然巨響，她就以最快的速度，長管的圓孔對準黑蟲，將一隻一隻的黑蟲吸入吸塵器透明的肚子裡。

那天，她打開另一個房間的木衣櫃，也是同樣的情景。四處竄逃的黑蟲像是一片被打碎的夜空，一一被吸入了吸塵器的透明罩裡。廚房、浴室和玄關的鞋櫃，櫃子一開，一陣刺鼻的潮溼氣味撲鼻，就見幾隻黑蟲或是嚇住不動，或是驚恐奔逃。而她是一邊尖叫，一邊拖著吸塵器追著黑蟲跑。

戰畢，當下屋子裡已不見任何黑蟲。她蹲在吸塵器前，看著透明罩裡的黑蟲彼此交疊。裡頭大約有六十多隻的蟲。生命力旺盛的爬過奄奄一息的。有的黑蟲看起來似乎相當納悶，不知身在何處，不停地在透明罩裡爬走。她看著這些被關在密閉透明空間裡的黑蟲，心裡像是有什麼堅硬的東西，卡在胸口，卡得緊緊實實，一扭身，就會拉疼肋骨似的。

她後來才發現，黑蟲有股味道。她一直不敢去處理那些被關在吸塵器裡的蟲，但又害怕它們會從洞口跑了出來，就在吸塵器的長管圓孔塞了一團紙堵洞。幾次清晨起床，她都會看見一兩隻行跡猥瑣的黑蟲在那團紙前徘徊，一看見她，就驚嚇地沿著牆腳竄進玄關的鞋櫃裡。她蹲在那團紙前，想探察是什麼吸引了黑蟲。身子彎向地板，趨近那團紙，隱隱約約地聞見了一股騷味。那味道像是幾天沒洗澡，腋下傳出的狐臭味，又像是長年未洗的抹布味。靠近吸塵器的透明罩，臭味從罩底的縫隙傳了出來，顯得更濃。這和打開木櫃傳出的味道是一樣的。原來以為那是木頭飽吸水氣的潮溼氣味，這才曉得竟然是黑蟲的體味。為了去除味道，杜絕躲在暗處的黑蟲循味聚集，她在兩個房間的木櫃、廚房的收納櫃、玄關鞋櫃裡，點了大量的線香和塔香，香滅了就立刻再點。關窗關門，從天明至天暗，綿延不停地燒了五天五夜。這一燒，果然趕出了藏匿的黑蟲。每天都見五六隻翻肚的蟲屍倒在櫃子裡。

即使如此，每天早晨打開廚房木櫃檢查戰況，仍會被櫃子裡突然一閃而過的黑蟲嚇到。這些經過吸塵器突擊、煙燻攻擊了五天五夜之後存活下來的黑蟲，似乎都是黑蟲世界的佼佼者；動作異常敏捷，腳特別長，身子特別高，頭抬得特別挺，一臉剛毅，宛如特種部隊的氣魄。

究竟這間房子裡還有多少隻黑蟲？即使每天擦地板、擦櫃子、噴香茅油、灑蘇打粉、點香、抹香皂水，每天收拾蟲屍，每天還是會看見黑蟲跑來跑去。那一天沖澡後，她從冒著熱氣蒸騰的浴室走出來，就見一隻黑蟲橫過地板漫步。即使當時客廳湧入了一股熱氣，這隻黑蟲仍自在地在她眼前散步，像是它一點也不在意散步時被打擾。她忽然覺得自己是外人，是她闖了進來，住進了黑蟲的巢穴。

她上網查詢了關於黑蟲的資訊，在一個自稱是昆蟲達人的部落格裡，發現了一串文字：

「人眼蟲的外形非常特殊，結合了不同昆蟲的生理特性，背上有一對翅膀，上頭有一只駭人的眼紋。它有八隻腳，腳的尾端長有一排刺毛，能攀附在垂直的岩壁或樹木上疾走。它的頭小，掩藏在背部巨大的硬翅底下，只有在進食，才會伸出。

人眼蟲對食物無偏好，無所不吃。嫩芽、老葉、鮮肉、腐肉、木頭、紙張、指甲、皮屑，連鐵片都能啃，甚至長達三個月不吃不喝，依然活力充沛。

人眼蟲多在夜間行動，不畏光。覓食是單獨行動，但群居。會散發特殊體味，吸引同伴聚集。幾乎不需睡眠。母蟲一生只要交配一次，終生受精，每月產卵一次，每顆卵孵化五十隻幼蟲；幼蟲體態如蠅，在溫暖、潮溼的木頭縫隙孵化，初期以食木為生。黑蟲非常愛乾淨，時常清理頭上的觸鬚、腳上的刺毛。一旦聚落中出現同伴屍體，會立刻分食，保持環境乾淨。」

這位昆蟲達人似乎曾對人眼蟲進行了一系列仔細的觀察和研究，於是她寫了一封email給這位達人，想請教如何消滅黑蟲。等了兩天，卻見回覆：「就我所知，人眼蟲之所以聚集，是『能量』的關係。『愛的能量』愈缺乏，人眼蟲愈容易聚集。我

猜測，人眼蟲是靠人類的悲傷和恐懼為生。只要人類在世，人眼蟲是不會消失的。常保心情愉悅，或許會有幫助。祝福你。」

「人眼蟲之所以聚集，是『能量』的關係」？這位達人究竟是昆蟲學家還是地理師？「愛的能量」是絕對不可能住在這種充滿黑蟲的房子裡還能充沛流動的！她要房子乾乾淨淨，存在的生命只有她，不允許黑蟲也同時存在。

這天傍晚，她下班返家，疲憊地搭上了駛往山上社區的261號公車。往常這個時間是交通忙碌的巔峰，車廂內總是擠得完全不需抓扶吊環，也不擔心會因車子突然煞車而跌倒。但現在這個時刻，這輛公車裡居然沒有任何其他乘客，車上除了斑白平頭的老司機，就只有她。老司機穿得不是白襯衫黑長褲的制服，而是寬鬆的薄麻白上衣和黑色的功夫褲，腳上穿得一雙黑色素淨的功夫鞋。老司機一身派頭，似乎是剛從公園打完太極拳。

車內十分安靜。老司機開得極為和緩，即使駛在上坡的山路上，也不聞猛踩油門的轟隆聲響。公車越過了一道橋，順著溪流往上爬坡，醜陋水泥樓房的的城市就在後頭了。窗外風景從綿延的遠山景，進入了兩旁都是茂密樹林，偶爾車窗玻璃還會被樹枝敲打的景致了。此時夏季傍晚，碩大的澄金夕陽正緩緩地沉入了遠方的山陵，樹林浸在夕陽光線中，密林裡的樹葉、林下的姑婆芋，如湖水粼粼反映著金黃的光。在這樣靜謐、美麗的景色裡，她昏昏沉沉地靠坐在椅子上，望著窗外風景，胸口卻緊繃疼痛。她擔心車上只有她一人，老司機會駛離路線，把她載往求救無人的偏野山徑。她擔心車子會忽然轉了個彎，出現了陌生的風景。直到公車如往常轉進了通往社區的岔路口，她才稍稍放下了恐懼。就當車子緩緩地停在終點站的車牌前，她準備走下公車時，老司機突然叫住了她。

「小姐，有個東西給你，有需要你就用。」

她還沒反應過來，老司機就往她手上塞了一個長方形的紙盒，重量略沉。

「不要怕，不會害你。」老司機說畢，手一揮，請她下車，就關上了車門。她愣愣地站在路旁，忽然想起什麼的盯著逐漸駛離的公車後頭，卻發現原來應掛上司機姓名的位置上沒有名牌。

她看著手上的那個紙盒，白色盒底寫了一串紅字，還配了一張圖片，仔細一看，圖片畫的是背上紋有一隻人眼的黑蟲。盒子打開，裡頭有一管針筒。這是一劑毒藥。說明書寫道：

「這一劑毒餌成份含有愛美松，一種緩性的胃毒藥，抑制蟲的代謝，破壞活動神經。吃進毒餌的蟲，祕方浸滲體內，體質轉化成為一具活毒餌，當它回到蟲窩，會逐漸失去活動力，最後喪失呼吸能力，窒息而死。生命一旦消逝，身體會立刻遭覬覦已久的同伴瘋狂啃食。這毒劑利用了蟲的習性，最後將徹底消滅一窩的蟲。」

她按照藥劑指示，在廚房、客廳、房間的角落，一一點放了毒餌。數天後，她聞見冰箱前方的散熱孔送風時，會傳出一股濃濃的臭味。是黑蟲獨有的臭味。她拉出了冰箱，看見了在牆壁和地板上出現了約二十多隻大大小小的黑蟲，有的八腳朝天，已經死了，有的像是正忍受著神經疼痛，一動也不動地停在地板上，有一、兩隻黑蟲，身形矯健，一見冰箱被拉出，立刻爬牆疾走。

她一邊拿著掃帚往在牆上疾走的黑蟲狠狠打去，收拾了一地的蟲屍和尚有一絲氣息的黑蟲，心裡同時湧起厭惡和不捨。太多了，她殺了太多了。之所以選擇在山中租屋，是為了接近自然，而現在大自然之一的黑蟲群聚在這間屋子建立了自己的家，她卻剝奪了它們生存的權利。但是她能停止殺戮嗎？為何她無法像待瓢蟲一樣一報紙輕輕一揮便不理，那般對待黑蟲？

她感到一股噁心，但在噁心的深處，她覺得自己像是冒犯了什麼。這些黑蟲也是生命，遵循了天性，吃食、生存、交配、繁衍。它們為了種族存續，演化出令人吃驚的變性和交配能力。而她，只敢在自己的小世界裡想像與心儀的人在床上激情。黑蟲會有精神創傷嗎？它們會有憂鬱症嗎？它們會因童年的不幸而長成不快樂的黑蟲嗎？

那天夜裡，忽然清醒過來，那種清醒，像是打開電燈開關，毫無猶豫地「啪」亮了。她起身看了手錶，才11點半。她今晚是早睡了點。等再倒下，在即將進入夢境的忽忽悠悠之間，感覺有根頭髮輕輕地碰了左邊手肘內側的皮膚。是風吹吧。但觸碰的頻率有種堅持。忽然想到今晚下雨，把風扇對向了牆，而非直接吹向床。直覺不對勁，立刻翻身開燈，看見了一隻嚇得動也不動的黑蟲在床邊，距離剛才手肘不遠的位置。仔細再看，衣櫃與門縫還有三隻，體型都相當大。

夜半忽然在床邊出現四隻黑蟲，實在很難再入睡，而這樣的夜晚，已不只一次了。還有一晚，才剛關燈，就聽見了門縫底下傳來窸窣聲，開燈一看，一隻黑蟲正鑽了進來；處理後關燈，又是一陣窸窣，開燈再看，又是一隻！她都不禁懷疑自己是不是快死了，不是說黑蟲對死屍有興趣？昆蟲達人的文章還說，黑蟲偶爾也會吃人的指甲和眼睫毛，之後每次照鏡子，她都懷疑眼睫毛是不是被吃短了。

因為房裡不斷出現黑蟲，朋友提醒她：會不會還有蟲窩？「不可能！」她直接回應，「都清掉了。」但今晚，她終於放下噁心感，試著以如果她是一隻黑蟲來想像，然後在衣櫃與地板之間發現了那一道縫隙。她在縫邊擠上一球毒餌，毒餌才一黏上去，它們就依序出現了。

原本以為，房門關上，她把黑蟲關在了門外，沒想到，居然是把自己和一窩黑蟲關在了一起。

毒餌針管約有兩根指頭粗、手掌般長度，劑量有30克。管口有一只半透明的小蓋子覆住，管身黏有一圈白底紅字的紙，印上毒餌的藥名、成份，以及使用方式。標示嚴禁孩童取用，並且提醒不慎接觸的處理方式：「送醫治療」。像是警告，又像是廣告：這藥真的很毒。

擠出毒餌的方式，和擠出針筒裡食鹽水的空氣一樣，活塞往裡一推，毒餌就條狀地從管口冒出。使用說明指示：擠出像米粒大小的顆粒狀，好符合黑蟲的口器，如果是較大的成蟲，擠出的體積就大一點。

米粒狀的毒餌，閃著琥珀般的光澤，乳膠般的黏稠，遠看像是一顆餿掉的黃米，近看則像小球狀的砷鉛礦。味道也不大好聞，聞久了會口渴，灌下幾瓶水也無法解渴，像有人在脖子裡，掐著你的氣管。

她很驚訝這味道倒是很合黑蟲的胃，毒餌才黏上去，立刻吸引了大大小小的黑蟲爬了出來，倒在毒餌上吸吮，一次一隻，井然有序地像是縫隙裡有一條安靜的排隊長龍；她再多黏了幾顆，金黃的琥珀一列排開，沒多久上頭都倒著一個個從縫隙裡探出的黑色口器，像是一排籠裡的雞，伸頭往飼料槽裡啄食。它們的命運都在前頭等著。

真的很難想像，上一對房客是怎麼生活。他們養了一隻黑狗，連帶地也養了近二百隻的黑蟲在一間不到30坪的公寓裡。她整治了近兩個月，一天才忽然發覺赤腳走在木頭地板上，不再有沙粒感。她想像，每到半夜，整間房子都是黑蟲的遊樂場，一邊竄爬，一邊排遺。

她似乎與昆蟲一直有很深的淵源。14歲寄居在阿姨家，發現桌上檯燈的電線常有一排大黑蟻爬行，結果在燈座裡發現了一個蟻窩；大學畢業後，搬進了與朋友合租的獨棟公寓，水溝裡長出的藤蔓爬到了她二樓的窗邊，書櫃裡也住進了一個蟻窩；和妹妹合租的雅房、公司的宿舍，在她住進不久後，長得像蟋蟀的德國蟑螂也出現了。

同事半認真地問她，你要想想那些黑蟲如此鏗而不捨地鑽進你房裡，是不是要帶什麼訊息給你啊？說是半認真，是因為不久他就傳來一篇廣告文來笑話，不曉得是哪個天才，拿了某種令人厭惡、長相類似黑蟲的昆蟲圖片做成抱枕，引起了話題。當時噲他：我有的是貨真價實的「抱枕」。

她沒說的是，也許，她知道為什麼。她腦海裡不斷浮出一個畫面，是幾隻白色的蝨在一團骯髒的粉紅內褲裡蠕動，上頭沾有她正要邁入青春期的分泌物。她不是故意抗拒清洗，但看見了那一層白乳，腦中會一片空白的忘記，或說服自己明天一定

洗。母親當時氣得揚言要和她斷絕母女關係，溝通無效後，找來了表姊想好言勸之。最後表姊也是一臉鄙夷地說：你真是噁心。

從此，她的生活就與昆蟲脫離不了關係。

點了毒餌之後，與黑蟲的爭戰平息了幾天，但是不久，只要她稍微晚回家，一打開門，還是會見黑蟲突然從掛在客廳裡的大幅油畫與牆的縫隙之間跳了出來，或者走進了房間，牆角一個暗影一閃，就見比以往長得更健壯的黑蟲奔疾在她的房間裡。煙燻、毒餌的方法都使用了，在瞭解了黑蟲是靠腹部的氣孔呼吸，她決定以泡沫窒息的攻擊法來進攻。每晚睡前，在關燈之後的屋子裡，她一手拿著一瓶裝了稀釋洗碗精的塑膠噴瓶，一手拿著手電筒，從客廳的窗、客廳的畫、小樹盆栽、音響背後、玄關門口、廚房收納櫃、浴室……警戒探照每一個角落，打開一個又一個的櫥櫃，直到走回了房間。

這一晚，當她巡視到了房間，以為今日終於有個完美的句點，突然聽見了衣櫃上方的雙門櫥櫃裡傳來了一個啪啦聲響。她扭開了房間的燈，站在板凳上，緩緩打開櫥櫃，眼睛四處掃射，在深處的角落看見了一隻黑蟲。但這隻黑蟲看起來有些不太一樣，身形比一般的黑蟲大上一倍，安靜地貼在櫃壁上。她緩緩舉起右臂，噴瓶瞄準目標，按下紅色噴嘴，火力全開連續射擊。然而黑蟲像是下定決心似的，動也不動，只見乳白色的泡沫水，從它的背上一滴一滴流下來。黑蟲面對她的武器，似乎也發展了應變對策。於是這一回，她決定提升洗碗精的濃度。

當她再次站上戰場，她一隻手拿著紅色噴嘴的塑膠噴瓶，一隻手拿著掃帚，火箭和利矛同時進攻。就在黑蟲不堪襲擊，往她的方向跑來，她才發現那不是一隻黑蟲，而是尾巴交夾的兩隻黑蟲。它們正在交配。其中一隻不堪泡沫攻擊，顯得十分虛弱，而另一隻仍然堅定地尾巴夾著、拖著虛弱的那一隻，吃力地跑。即使面對她猛烈的攻擊，即使伴侶已經奄奄一息，它們的尾巴仍夾在一起，沒有分開。

後來，因為掃帚拍打的力道過大，一隻開腸破肚，黏在衣櫃的邊上，另一隻身體截半，彈在了房間的地板上。

自七歲，只要獨自在家，她就倒在棉被上、床鋪邊，不斷擺動身體，一直到全身大汗，身體有了感覺才停止。七歲，當男孩還在笑鬧女孩穿什麼顏色的底褲，她已經懂得身體的歡愉；而三十七歲，當女人成了孩子的母親，她仍停留在七歲，一片空白感情。

她還記得那隻紅龍魚，漫遊在魚缸裡，神情傲慢，魚的下唇有兩條短鬚。他們偶爾會翻過牆，笑鬧地往魚缸丟進不知哪弄來的昆蟲，看見紅龍尾巴一甩，一口吞下了溺水掙扎的昆蟲，他們就會開心大笑。蟑螂是他們最常往魚缸丟的。後來他們把她抱過了牆，說要帶她抓蟲，然後脫下了她的褲子，拉開了她的雙腿。她躺在通鋪的床上，左邊是一扇窗戶，外頭的陽光很好，白晃晃。鐵窗的欄杆是水藍色。她沒有哭泣，而是看著一個一個東西，往她的腿間探索。她一直在三十四歲照了鏡子，才知道自己的陰道在哪裡，而他們倒拿了她的實體的健康教育。

然後她被抱回過了牆。一個人站在牆後，穿過廚房的窗戶瞪著她，另一個人站在暗紅色的欄杆鐵門後，監視著她是否趁父親回家洩露惡事。那四隻同時盯住她的眼睛，射進了她的夢裡。中學的她，大學的她，工作的她，一直在夢裡被監視著。

她想起了那晚，那一隻隻倒在金黃毒餌上的黑蟲口器，覺得一陣悲傷。它們也是生命，但因為她，而必須失去生存的權利。她想起那天晚上像頭髮輕碰手肘的觸感，噁心，但那是多麼的輕柔，像是一個她從來不曾擁有過的吻，吻在她已經不再年輕的肌膚上。

她想起了那對死也不願分開，在她衣櫃裡交配的黑蟲。連蟲都可以如此輕易。而她卻連對心儀的人四目相交都害怕。她一直到了二十多年以後，才敢想像拿刀刺進他們的脖子。她是多麼恨他們，又多麼害怕，過了這麼久，連想像，都需要無比的勇氣，才能跨過那道牆，手舉利器往他們身上猛刺。

那四隻監視她的眼睛，目光炯炯，但和黑蟲身上的人類眼紋不一樣的是，他們的眼睛充滿了恐懼、威脅與惡意。

這一天下午，陽光很好，微風徐徐，風蕩進了山，樹林的葉也浮在風上蕩了起來。夏蟬唧唧不歇，偶爾突有鳥雀飛近，五六隻蟬驚叫飛在林間，爾後伏在枝上，躲在葉下，靜待幾許之後，又再唧唧不休了。陽光正好倚進了房間的窗，映在木頭地板上。宛如一格皮影戲，主角是光、風，和一林樹。光時而透進了葉縫，直灑落在地，時而透過一片葉、兩片葉，映成了濃淡疏密的影。風吹葉捲，窗外響起了如暴雨灑擾森林的風聲，映在地板上的光影就隨之舞動了。光影中的每一個細部，如富有生命，以各自的姿態舞動。影掩過了光，光綻出了影。一掩一綻，光影閃閃爍爍。

後來，她買了矽氧樹脂，把屋子所有的縫都封了。偶爾在夜裡，會聽見櫃子底下的地板傳出了像是翅膀拍動的聲響。這整間屋子的牆裡、地板裡，任何有縫的地方，似乎都傳出了生命被困住的聲音。過去她認為自己走不了，一定要戰勝黑蟲，以為殺死了所有的黑蟲，一切就都自由了，於是把自己困在了這間房子裡。但這裡始終是屬於黑蟲。而她要滅去的並不是黑蟲。

她所有的東西都已經搬離，只待把鑰匙交給房東，就完全離開了這間屋子。她坐在房間裡，看著木頭地板的光影閃動。片刻之後，拿起了放在一旁的美工刀，推出了刀片，走到了木櫃，割開原來密封縫隙的矽氧樹脂，再拿一支尺插入割開的縫隙，拉大了縫。她把美工刀和尺放在了廚房的吧台上，拔掉了塞在吸塵器長管圓孔的紙卷，就走出了屋，鎖上了門，將鑰匙丟進一旁的信筒。離開了。

也許朋友說的沒錯，黑蟲不斷出現，是要帶給她訊息的。

(獲2019年台中文學獎小說組佳作)
(2019.11.15修改版)